

般若之舟—看破放下是成佛的必由之路（一） 劉素雲老師主講 （第六集） 2012/6/20 香港如心海景酒店  
檔名：56-125-0006

大家請坐。大家看我今天換新衣服了。早晨起來，我兩位領導就說了，今天必須換新衣服，妳要再不換新衣服，有同修要出去給妳買衣服了，說劉老師沒衣服換。那就聽命，所以我今天就換了這個新衣服。剛才吃完飯我跟同修說，我說不知道我今天上台會不會順拐，我一穿新衣服不會走路，好像是還行，沒順拐。

在講正題之前，給大家說這麼一件事，可能從昨天下午開始我就大腦真空了。以前我每次從這個來回走的時候，我都跟大家打招呼，面帶微笑。從昨天下午開始，你們要注意了，我基本眼睛是朝下的，我不跟大家打招呼了，我大腦真空了。有時候面對面和我說話，我都沒有聽見。所以請大家理解，尋思劉老師怎麼有架子了，不搭理我們？不是的。可能在某一個時候，我就在做某一件事情，我自己都事先都不知道。你比如說昨天晚課，因為我坐第一排，後面同修看不見我，可能要在前面的就看見，說劉老師，你看來做晚課也不唱也不念，她幹什麼？實際就是那一段時間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跟大家說說這件事情是怎麼回事。

昨天下午是答問完了以後，出去的時候，有一位老同修在走廊裡等我，見我以後就跪下了，嚎啕大哭，求劉老師救救我的兒子。因為我在答問的時候說到她了，就是哪一個？我說她的兒子和她的母親現在在六道，我說了一句，我說這話我說禿嚙嘴了，我不應該說，就是這個老人家。但是做為這位咱們的同修，一片慈母之心，確實讓我很感動，我估計虛空法界的眾生也會很感動的，很動容的。所以我想她這位兒子，雖然已經去世了，但是因為有這一位慈祥

的母親，所以她的兒子就得度了。這位往生的兒子名字叫龔文俊，咱們這位老菩薩的名字我就不跟大家說了，她給我寫了個條子。

現在她兒子情況怎麼樣？是這樣的，她的兒子現在已經來到這個道場聽經聞法來了。他告訴我，在沒來這個道場聽法之前，他是在鬼道，鬼王對他非常慈悲、非常照顧，鬼王告訴他，說你得救了，快去道場聽經聞法。咱們這位同修的兒子非常有福報，慧根也不淺，所以這個機緣就被他遇到了，鬼王都給他開綠燈了。他來到這個道場以後，很快他就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他說，我來到這個莊嚴的道場我特別高興，因為我從來沒見著過這樣的道場，所以我暫時捨不得走，我想等法會結束之後，我就去西方極樂世界行不行？我告訴他完全可以。所以這兩天他就在我們法會上聽經聞法。法會結束之前，他就去西方極樂世界了。這樣我可以欣慰的告訴昨天那位老媽媽，您的兒子要去西方極樂世界了，他在那裡等著您老人家，將來您也去西方極樂世界和兒子團聚。

這個事情說完了，可能有同修說，劉老師，妳看她在走廊等妳，她的事妳就給解決了，那我的事？我都知道你們心裡在想啥，你們的事我也在辦。怎麼辦的？我已經代在座的各位法師、各位同修以及各位義工同修們，禮請你們的家親眷屬、你們的有緣眾生都來這個道場聽經聞法念佛求生淨土了。謝謝。我已經跟護法神溝通好了，請護法神開方便之門、開綠燈，讓來聽經聞法的眾生都能夠有機會來到這個道場，不要障礙他們。護法神都非常負責任，他們都一切會安排好的，這個請諸位放心。不要想，我不可能是一個一個的去單個去給每個同修解決你們的問題，就統一全都解決了。

現在需要各位自己做一件什麼事情？非常簡單，你就加一個意念，請你的家親眷屬、請你的有緣眾生來到這個道場聽經聞法。因為我先已經禮請了，你們再加一個意念，咱們就結合起來了，所以

就可能來得更多、更全了，這個就好了，就可以了，一點也不費功夫，只要加個意念就行。可能有的同修說，劉老師，我心裡好像沒底，來了以後就能往生極樂世界嗎？這要看緣。他來了，他聽明白了，你看昨天這個兒子來了，人可以立馬就往生極樂世界，但是他因為捨不得這個道場，他想再待兩天，這也無妨，是不？再聽兩天經，聞兩天法，再去西方極樂世界報到。你要說我那個眾生，他來了以後能百分之百都往生嗎？這個我不敢說，說所有來的百分之百都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各有各的因緣。但是就咱們開法會這幾天，每天都有無量無邊的眾生坐著蓮花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

你要是還不放心，說還有剩下的怎麼辦？這樣，剩下的，咱們有好多念佛道場，他們可以繼續到念佛道場再去聽經聞法，什麼時候把理聽明白了，他願意往生極樂世界了，他就往生了。有同修說這我也心裡沒底，那還剩下的怎麼辦？那我最後我就給你兜底了，還剩下的你要是不放心，我這次離開香港回哈爾濱，我統統都帶回去，好不好？那可能是剩下這些眾生和我有緣，願意跟我。這個得自願，這傻老太太我不願跟妳去，我不勉強，說我願意跟妳去，那我誰去我都歡迎，我也跟我的護法神說好，也給大家開綠燈，開方便之門。這樣大家在一起修行，人人都有機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只是因緣不同，可能往生的時間不同而已，早晚都會去的。如果跟我去聽經聞法、老實念佛，將來我往生的時候，我不會把一個眾生丟下的，不捨一人。

好像我沒來之前有人說，師父可能講經的時候說，因為這個《科註》最後這幾天的我沒聽到，什麼時候說的我不知道，有同修跟我說，師父說了，這個法會非常殊勝。我當時想，法會還沒開，你看師父他老人家都知道這個法會非常殊勝。現在來了以後，大家切身感受一下，確實是很殊勝。如果不是我在這裡主講，我可能會說

得更透一些，因為涉及到我自己，所以我不能多說。所以大家這次來，你想我跟你們說，那麼多那麼多無形眾生每天都坐著蓮花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如果我們來這聽經聞法，參加法會五天，啥也沒聽明白，什麼收穫也沒有，兩手空空的回去了，這還算好的，還有的在法會當中又造了一些罪業，又把罪業帶回去了，你是不是就太傻氣了？太不划算了？那你這五天不白來了嗎？所以現在翠明老師為什麼每天早晨都說那麼一小段，那一小段是不是白說的，你一定要引起你的注意，千萬要把握住這次機緣。

我再說一點，就是如果參加這次法會的眾生，你還拿不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通行證，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了，慧根比較淺，是不是？咱們這次一定要開智慧，這個機會非常非常難得。人家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說人生遇一明師足矣，我們遇到了淨空老法師，我們法會為什麼這麼殊勝？靠誰？老法師。沒有十方諸佛菩薩的加持，沒有老法師的加持，我這個老太太坐在這純是胡說八道。今天早上，刁居士跟我說，大姐，就是因為我要說剛才我開場白說的那件事情，刁居士，因為有人說我這不神通嗎？可能刁居士有點不放心，她就囑咐我，大姐，這件事妳上台應該這麼說、這麼說、這麼說，就是不能那麼說、不能那麼說。我當時就說，我說刁，妳別囑咐我，妳囑咐我的不好使，我往台上一坐，我說什麼那我都身不由己。就是應該說佛菩薩借我的嘴讓我跟大家說啥我就說啥，不是我腦袋思惟說我今天想跟大家說點啥。

你看我這兩天每天都帶稿，我用稿的時間很少很少，把稿都放在一邊了，就是這樣。所以說這種佛力加持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不是說我聰明，我怎麼能說，我怎麼能辯，不是這樣的，我特別內向，你下了台，你讓我學我都學不上來。就那天我說「淨土三傑」那八句話，後來可能有一個大概是記者，他說劉老師，妳那八句話

，我記下來六句，那兩句妳告訴我。我說我下了台，你再問我，我不知道了。真是的。我說我只能回去看稿，我把那八句話給你寫下來放在大雲那，你管她要。結果那天中午我是忙著看大家提上那些條子，就把這個事給忘了，非常對不起。如果那位同修在，我給你道歉，我說話沒算數，忘了給他寫那八句話了。後來我想起以後，我趕快寫，大雲寫下來了，在她兜裡裝著，如果您還需要，就找大雲去要。

下面我們就開始說正題，今天講這個題目是「看破放下是成佛必由之路」。這個看破放下，我們每個人都時常掛在嘴邊，就是看不破，也就是放不下，所以就是你成佛路上的一大障礙。根據我這幾年的實踐證明，放下了，那種輕鬆、那種自在不可言喻，這個是我親身經歷的感受。就像你挑著幾百斤重的擔子，你一點點往下放，放到最後，這個擔子你完全徹底的放下了，你肩上沒有擔子了，你說輕鬆不輕鬆？咱們要挑著一百斤重的擔子走一段很長很長的路，愈走愈重、愈走愈沉、愈走愈累，你把擔子放下了你就非常輕鬆。這個也是玩笑，也不是玩笑，你們看我現在走路是不是像飛一樣？儘管是刁居士她們再三提醒我，說話速度要放慢，走路的速度要放慢，我走路的速度我怎麼也慢不下來。我每當我走的時候，我覺得我沒有體重，我就騰空了，就這種感覺。為什麼？從表面上看，我個高，我瘦、苗條，實際上我是沒有負擔，我放得比較多、放得比較好，還沒放徹底。你看我沒放徹底都能這樣了，我要徹底放下了，那我就像一片雲似的，飄上去，虛空法界任我周遊了。

過去我總跟大家說，大包袱背著、小包袱背著，這些大包袱、小包袱你們每個人都不一樣。背著這些往西方極樂世界去，你說這一道上你多辛苦？我開玩笑說，就是阿彌陀佛慈悲讓你去西方極樂世界了，你可知道人家那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的地方，你到了門口

，人家諸善上人一看，我的媽，這是幹啥？咋背這麼多？人諸上善人都不歡迎你進門。所以咱們還是把包袱放一放，是不是？雖然是帶業往生，咱們也少帶點，能在這人世間能夠把這業消的，咱們就盡可能消。舊業盡可能的消，新業更不能帶，得輕鬆上陣、輕裝上陣，背著包袱上陣肯定你速度就慢，就是這麼一個淺顯的道理，沒有什麼看不破的，沒有什麼放不下的。我現在坐著說很簡單，但是這個看破這兩個字你要是能夠做到，你就成就了。因為什麼？看破完了接著你就放下了，你看不破你就放不下。放不下，反過來又障礙你看不破，它倆是關聯的。所以你必須看破，然後才放下，放下又幫助你進一步的看破，它就是這麼一個辯證的關係。說這個問題就是理性比較強，我就想怎麼樣讓大家能夠接受得更快一些，更明瞭一些。如果我只從理念上來講，可能你們聽的時候還行，聽完了過後就又忘了，又不知道怎麼的。所以咱們今天就老老實實的說怎麼樣看破，怎麼樣放下，就說得更具體一些，用我自己的例子來說，大家說這樣好不好？

我這裡面講第一個大問題，題目是「聽經明理是看破放下的基礎」。這個題目很重要，就是你看破放下用什麼做基礎？你得聽經明理。如果你不聽經，你肯定不明理；你不明理，你就看不破、放不下，它就是這麼一個關係。大家想，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是四十九年，淨空老法師講經說法至今已經五十四年了，他們究竟在說什麼？高度概括起來就是四個字，看破放下，再簡化就是兩個字，放下。放下就成佛，放不下就成不了佛。世尊講法四十九年，老法師講法五十四年，講的就是這倆字，放下。所以我們如果說聽經聞法這個問題解決了，那你自然你就成就了。世尊講法四十九年，用二十二年的時間是講的般若，般若就是智慧。我們只有智慧現前，破迷開悟，這樣你才能明瞭諸法實相，你把實相認清楚了，不讓你放

下你也放下了。現在咱們就是把那個假相當真相，不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還迷著。所以對每個學佛人來說，看破、放下這是成佛的必由之路，就是必須經過的，你是繞不過去的，這個重要的問題不解決，我們成佛是非常難、非常難的。

首先我跟大家說，聽經是明理的基礎。因為這麼長時間，每次講我都說，二十年來，特別是後十年，我最大的收效就是聽經，我聽進去了。聽進去了，有好多道理我就逐漸逐漸明瞭了；明瞭了，我逐漸逐漸我就看破了，我就放下了，所以我在道業上我就進步了。就是這麼一個程序，誰有沒有什麼妙招、近道，這個道你是必須得走的，就看你肯不肯走。走這條路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你要有思想準備，要經過刻苦的磨礪，歷事鍊心。不是說我看破了，我聽經了，我明理了，不是這樣的，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但是也不是說大家辦不到的。如果要辦不到，我就不在這說了，因為這個路我已經走過來了，我就把我走的路告訴大家，供大家借鑑和參考。

這個聽經，我跟大家說，我分三個階段，就我自己。第一個階段是從大概是二〇〇〇年前後，我剛接觸《無量壽經》，那個時候我不太會聽，但是為什麼我能聽，我能聽進去？我是黑天白天二十四小時，我除了睡覺、吃飯以外，基本我都是在聽經。是不是我認識到這個經的重要性了，我下那麼大功夫聽？不是。因為那個時候我遇到了最大的難關，你看一個難關，面臨著死亡，二〇〇〇年，我一九九九年病重。二〇〇〇年的時候還是很重的，那我隨時面臨死亡，這是一個關的考驗。另外我老伴子是那樣一種狀態，每天都給我出難題。其他的外面的一些個環境，我說那個時候好像他們都開了會似的，那一起都向我襲來，各種壓力。妳這面妳都奄奄一息了要死了，那面大石頭還往妳身上砸，就砸到那種程度了。所以我昨天為什麼說我又想出家、我又想自殺，就是有點扛不住了。所以

那個時候我就藉著這個光碟來消磨我難熬的時間。

我第一階段聽經是基於這種情況下我能認真的聽，我不聽我心裡亂，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怎麼活下去，我不知道我應該怎麼辦。所以那時候聽，我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是一邊聽、一邊記。那個記不是說我摘抄重點，我是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就是讓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光碟上，我不去想我那些煩心的事，是基於這個目的，我是這麼聽的光碟。但是那個時候我那個機器不像現在這麼先進，那個時候那機器很舊，尤其我家經濟條件也不是太寬敞。所以人家送我一個小破機器，教給我怎麼能把這個碟放裡，怎麼能把它退出來，我就會這個簡單的程序，我又不會倒碟，那我都不會。所以我一邊聽、一邊記，等我記著這塊，後面它又說了一段，我就沒聽著，我還得把它倒回來。我不知道說我聽到哪，我把它倒到哪，我接著聽，我就得倒到前邊去，從頭再聽。所以這樣我聽的速度就相當慢、相當慢，老這麼來回倒。你比如說都已經聽了三分之二了，我又想倒，那我又從頭聽了。所以那個也好，就等於讓我反覆聽了。這也可能佛菩薩加持，說妳這麼笨，妳就反覆聽。所以我就這樣一段一段多聽一遍，它的效果是不一樣的。這是我剛開始聽經我是這麼聽的，這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就有點改進了，摸索出點規律了，我是光聽不記了。因為它老倒，影響我聽經的進度，我當時想，所以這回我就是光聽了，我也不記了，所以這也不需要倒碟了，這樣時間就非常節省。這個聽經的方法比第一個聽經的方法應該說改進了一點，這個我大約聽了一年多的時間，就是光聽不記。這是第二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我就是所有的這個光碟聽完一遍以後，我是一片光碟一天聽十遍，這是第三個階段，我覺得這一階段效果是最好的。因為你一片光碟你可能一遍聽完了，對某一部分有印象，咱不說



悟到了，就有印象了。等我第二遍再聽的時候，突然發現這一塊我剛才怎麼沒聽著，聽第三遍的時候又發現新大陸，這一塊我也沒聽著，所以我聽十遍以後，那個效果特別好。可惜的是就是這個我堅持的時間不是太長，因為什麼？我沒有時間。昨天我說了，每天佛友陸續上我家，我就倒不出來時間這麼聽光碟了。所以這個也就聽了幾個月，半年左右的時間，我就覺得挺可惜的。如果假如這種方法我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用這個方法聽，那了不得了，那我就無量壽佛了。這是我自己聽經三個階段，你想想，你對對號，你覺得哪一個階段對你有幫助，你就可以試一試。

下面我想再跟大家說說我聽經的體會。第一個體會是什麼？我告訴大家要會聽經，注意這個「會」字。咱們每個人都在聽，有的同修會聽，有的同修不會聽。那有的同修說了，我也天天拿耳朵聽，那我會不會？你衡量衡量什麼叫會聽經、什麼叫不會聽經。我剛開始聽經的，就我自己來說，那就叫不會聽經，我後面聽的我逐漸逐漸就到那個會聽的那個幫幫、那個堆堆裡去了。我就覺得我是由不會到改進，最後到會的，這個是有一個過程的。為什麼要聽經？因為你所學的，你對它的理論你不清楚，你堅持不了。你只是一股熱情，熱情一來，人家聽經我也聽。但是我告訴你，你絕對堅持不下去，你聽一段時間你就膩煩了，你就不想聽了，你們自己想想是不是這麼回事？你聽經，如果你不明理，你肯定你堅持不了。如果說你明瞭了這個理，你聽經的時候是生歡喜心、法喜充滿，愈學愈愛學，愈聽愈愛聽，你不會厭倦，只有這樣你才有成就。

怎麼樣叫會聽經？我為了跟大家說得更細點，我把會聽經這一部分跟大家叨咕叨咕，就連聽經、連讀經什麼這一塊我都跟大家說說。就是說聽經、讀經，三不著相。這可能有很多同修都知道，不執著文字相，這個主要指你比如說你讀經，不執著文字相。這個文

字是什麼？文字是工具、是方法，它不是目的。咱們讀經的目的是什麼？目的是要開悟，你要執著這文字，你肯定你就掉到那個文字相那個堆裡去了。有一次我見佛友，有一個佛友給我提了一大篇問題，全都是這個文字，這一段這怎麼解釋，那怎麼解釋。當時我事先多虧我看一看，我一看我想不行，我見一次佛友很不容易，如果我要是就解答他這些文字，糟了，其他同修我啥也說不上了。所以那次我就跟那個同修道歉了，我說對不起，我今天不能按你給我出的，大約是十個題目，我說我不能給你逐一解答你這十個題目。因為這麼多同修來，我就根據大家的情況跟大家說說，就是這樣。所以你要是死摳這文字，你這個經你肯定摳不明白。這是讀經。

聽經不要執著言說相。為什麼我那天告訴大家，我說我現在說的，你如果覺得你聽了不順耳，你別生煩惱，怎麼辦？你不聽。或者是說老師，我還有喜歡聽的地方，那你把那段留著，你不喜歡聽那段你給它刪掉，這樣你看就倆將就了。我最擔心的就怕大家執著這個，我講完了以後，成天（光碟出來了）看我的光碟擱那裡挑，這一段如不如法，那幾句話如不如法，那就遭了，耽誤你求生淨土，往生極樂世界大事，別在這個上面浪費功夫，我說的這都是肺腑之言。我不怕別人批評，你批評我，你罵我，你怎麼的都行。一個是我也聽不著，第二個是我又不兜網，我現在不知道網是怎麼回事。你在網上怎麼說、怎麼攻擊我、怎麼罵我，那我都聽不著，你給我消業，沒關係，我在這裡先感謝你。但是千萬你自己別煩惱，我就想你自己煩惱了，真是影響你自己的修行，那我就幫你倒忙了，我對不起你。

再一個就是不能執著名字相。這名詞術語它都是假的，它是假設，不是真的，你非得要去摳這些名詞術語，所以你說這樣把你自已引導到哪去了？你比如說像我們走路一樣，你比如說到北京，我

們要去北京，我們在長途那個高速公路上它都有那個標示牌，立個牌子，畫個箭頭，北京。這個牌子是北京嗎？牌子不是北京，它是給我們指路的，路標。你得繼續按照這個路標繼續往前走，最後能到達目的地。我們讀經，這個文字、這個名詞都是這個路標，你按著這個路標走你才能到目的地，是起這個作用的。你不要一看這個牌子，你把它就認為是北京，錯了，你沒有到北京去，你說我在這牌底下我就停車了，我到了。你說這個例子是不是很简单，你能聽得懂吧？所以咱們就是讀經、聽經不執著文字相、不執著言說相、不執著名字相，一定要從這三相裡跳出來，你要跳不出來，你掉進去以後，你不會開悟的。

另外也不要執著心緣相。我為什麼單把這心緣相單提出來？因為好多人犯這個毛病，有的同修跟我說，劉老師，我讀經讀哪一段，我就琢磨，最後我琢磨出來了，我知道這段經啥意思了。我一聲不吱。我怎麼說？實際他所說的他琢磨出來了，他知道這段經的意思了，不是佛的意思，是他自己的意思。我要說那是你自己意思，你整錯了，打消他積極性，你好在他還琢磨琢磨，是不？我一說，再給他積極性給打消了，他連琢磨也不琢磨了，那不糟了嗎？我不障他道了嗎？所以遇到這種情況，一般我不言說、我不言語、我不吱聲，真是這樣的。為什麼說要解如來真實義？如來那個真實義不是你琢磨出來的，你琢磨出來的是咱們的凡夫知見，不是佛知佛見。所以要遠離這個心緣相。心緣相就是我覺得、我認為它是怎麼怎麼回事，錯了。所以那說不可思、不可議，那個思是田字下面加個心，思就是想的意思，那個議就是說的意思，佛經是不可思、不可議，非常奧妙無窮的。佛知佛見，佛的真實義只有你去悟，悟出來的東西那才是真的，自性流露出來的東西是真的，你想出來的東西是假的。

在這就加了這麼一小段，剛才我說的要會聽經，就是告訴大家怎麼聽經、怎麼讀經叫會聽，這回聽明白吧？離三相。如果這個問題你搞不好，你厭倦、你懈怠，你會退轉。所以這個問題咱們首先說清楚，要把它解決。究竟怎麼聽經效果更好？這個我簡單說幾句，因為在以前我曾經講過這個問題，在這我就不再多重複了。簡單的說聽經、讀經要破三相，剛才我也說了。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拿我們自己凡夫知見去解如來的那個真實義。你要用你的凡夫知見去解，你是錯解如來真實意、誤解如來真實意、曲解如來真實意，那不是如來的真實意，那是你的真實意。這是要會聽經。

第二個，要聽有所悟。第一個是要會聽，第二個層次提高一步，要聽有所悟。這個重點在哪？在後面那個字「悟」。這個悟是一個豎心旁加個吾，什麼意思？我的心。這個悟就是我的心的意思，這咱們漢字也是表法的。聽有所悟，怎麼能做到？你問問你自己，你用什麼聽？很多同修說，我用耳朵聽，錯！用心聽。有的人可能就不理解，劉老師你這個五官和別人不一樣，人家都耳朵是聽聲的，你怎麼用心聽？聽經，聽經，真是用心聽。你想你坐在老法師那光碟前，你用心聽，一下子就進去了，甚至入定了。你用耳朵聽，這個耳朵聽，那個耳朵，人家別人說啥你照樣聽，兩個耳朵一起聽，聽進去了嗎？沒聽進去。用心聽。修行修什麼？修心。所以什麼都離不開這顆心。怎麼才能聽有所悟？就是說誠敬心。你沒有誠敬心，你聽經的時候蹺著二郎腿、吃著冰淇淋、吃著水果，老法師面對你講法，你這面就這樣聽，你什麼你也聽不進去，你根本就沒有所悟。你就是聽老法師的光碟，你面對師父光碟的時候，就是師父面對面在給你講法，你得有這種真誠心、恭敬心。你不能說這是光碟，我該幹啥幹啥，那就錯了。所以要用誠敬心來聽，你才能有所悟。

第三個意思，要悟有所行。一層比一層提升，第一個是要會聽，第二是要聽有所悟，第三個要悟有所行。這個重點就在行上了，要把你悟到的東西落實在你生活當中，落在你的言行當中，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說聽明白了要做，不能光聽不做，說我聽明白了，那是跟別人說的，不是跟我說的。為什麼我說老法師講法就是對我說的？老法師就我這一個學生。這是因為從我自己我是這樣看的，我們每個人都要這樣看。不是說，有的同修不太理解，老法師講法是給大家講的，劉老師咋說給她自己講的？從我自己本身來說，我就是這樣認為。這個就是對我說的，我就一條條來對照，我哪條做到了、哪條沒做到，你這樣你才能把它落在行動當中去。你總認為這是對大家說的，和我沒多大關係，那都不行，你不可能落實，因為你覺得和你關係不大。所以要悟有所行。這是第三個層次。

第三個層次還得加一句，你悟有所行，你要把淨土念佛法門、把《無量壽經》介紹給一切有緣眾生，咱們要把《無量壽經》和淨土念佛法門傳承下去。我曾經列了一個表，你比如說，釋迦牟尼佛，後面括號，兩個字，宣講；然後一個箭頭，夏蓮居老居士，括號，會集；再一個箭頭，黃念祖老居士，括號，集註；再一個箭頭，淨空老法師，括號，演說。你想想從釋迦牟尼佛的宣講到現在淨空老法師的這個演說，整個這個過程，兩個字，師承，是不是？我們是有師承的。所以我說大家太幸運了，能遇到淨土法門，能遇到淨空老法師，不但是我們幸運，末法九千年的眾生都幸運，只要他認這個門。這是要悟有所行。

第四個，要行有所果，就是你的行要結果。那個果是什麼？這個果就是提升境界。你境界一層一層一層在提升，你離西方極樂世界就愈來愈近、愈來愈近。所以我們聽經聞法的目的是為了提升自

己的境界，讓我們的境界和佛菩薩的境界統一起來，你是佛心，你是佛行，你就成佛。就是這麼一個說簡單也簡單，說不簡單也不簡單，就是你要不要這個果。所以這四個層次我再給大家叨咕一遍，第一個是要會聽，第二個要聽有所悟，第三個要悟有所行，第四個要行有所果。你都做到了，你成就了。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大題。

第二個大題我想說一說，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這個怎麼理解？這句話我們學佛人也都知道，可以說是耳熟能詳。但究竟要看破什麼、放下什麼，不是每個學佛人都明瞭的。有的人說看破、放下這個我熟悉，但是一到具體事上就不知道我應該看破什麼，我應該放下什麼。咱們就先說說這個看破。這個看破是放下的前提條件，看不破的結果肯定是放不下，所以這個看破是太重要了。我們究竟看破什麼？老法師就講說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麼，多少念、多少念那一段可能是時不常就講，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重複了。你就想什麼是真的，就是宇宙是怎麼來的？你自己是怎麼來的？我就問自己，我是從哪裡來的？我來幹什麼來了？將來我到哪裡去？因為我這個問題我自己搞明白了，所以我現在才這麼快樂、這麼瀟灑。學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我現在談不到最高享受，我享受到了。學佛確實是人生的最高享受，等我到已經享受到最高的那個層次的時候，那我就進家門了，我現在是享受到一部分了。

你說看不破，就舉我自己的例子，昨天你們看見的我和今天的我，她不一樣了。她剎那剎那在變，你這能看得見的，昨天我穿那衣服，今天我穿這個衣服了，變沒變？變了。實際就剎那剎那在變，我們肉眼看不見而已。你想想我們從出生，哇，落地了，嬰兒，那現在我都六十八歲老太婆了，她不剎那剎那變的，我怎麼能到現在這種程度？就是嘛。那你說我不願意變六十八歲，我不願意變老太婆，我永遠在那個嬰兒那包包裡，能成嗎？誰能做得？做不到。

這是自然法則，是規律，是宇宙的規律。所以昨天我說，有的人就是怕死，別怕死，到時候咱該走咱就走，換一個新衣服，換個好房子。今天比如我穿這衣服，很多同修可能鼓勵我，說劉老師，妳今天穿這衣服挺好、挺莊嚴，那你看這不是一件好事嗎？換了一件新衣服。那個房子小了、破了，要塌了，咱們住個大房子，好好收拾收拾，乾淨利索的，不是怎麼豪華，給它收拾乾淨利索，住著也舒服，那有什麼不好？這人的生命就是這麼一個轉換過程，所以千萬要解決這生死的問題。你把這個看破了，你說你還有什麼放不下的？所以現在也可能這些年我經歷的折磨，經歷幾番痛苦的折磨，現在把我折騰明白了，把我折磨明白了。所以我現在非常感恩折磨我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物，他們都是我的善知識。

現在再說說放下，你看破了，你不就放下了嗎？你真相看破了，你就什麼都不執著了。我現在不能說什麼都不執著了，我還有一個執著，執著這阿彌陀佛佛號，這個我得執著著，我不執著這個，我去不了極樂世界。別的事我基本上都放下了，一會我再說說，我現在還沒徹底放下的是什麼，用我自己親身經歷來跟你們說，然後你們對號參考。

我們究竟要放什麼？概括的說，名詞，放下執著、放下分別、放下妄想。有同修問了，什麼是執著？什麼是分別？什麼是妄想？咱們還得舉例子說，比如說你每天起心動念，你為你自己想的嗎？為你自己想，現在咱們還做不到那種高層次的程度，每天琢磨這事還是離不了自己，離不了這個兒女，離不了自己小家庭，是不是這樣？你為自己著想，你就在起心動念，你非得要如何如何，你就是一種執著。這是我家的親人，那不是我家親人，這就是分別，這是為自己著想，這就是分別、執著，這就是妄想，是不是？那再說，說我起心動念我不為我自己，我在為別人，為別人也離不了這三條

，為別人想也是執著、分別、妄想。大家弄糊塗了，說為自己也不行，為別人還是不行，那怎麼的？我告訴大家，為什麼我們是凡夫，人家是佛、是菩薩，它區別在哪？就區別在那念。佛、菩薩沒有念頭，凡夫有念頭，而且是念頭紛飛，這就區別。如果咱們不起心動念了，你就成佛了。所以說就要放下這些個我們放不下的東西，一會我具體說放什麼。

你比如我在這給大家舉例子，我不告訴大家，我的覺悟師父已經圓寂了嗎？那天我簡單說了幾句。我跟大家說我師父八十一歲，老人家修了一輩子淨土法門，很有修行一個老人家，還是有的東西沒放下。他病的時候他告訴同修給我捎信，都捎到什麼程度？凡是去的同修就問，你從哪來？只要人家說哈爾濱來，你回去能不能給劉素雲捎個信？說師父想她了，讓她過來看看我。我在這裡真是很抱歉，還得師父讓我去看看他，我才去看的，我自己都沒有主動去看師父幾次。去了以後，我就覺得我遇到的師父怎麼都是這樣的師父？怎麼都對我那麼好？那個師父他走道已經很費勁了，他拄著一個拐，就是棍這麼拄著。只要我一離開，我走哪，保證師父得跟著。我說師父，您老人家不用跟著，您在屋裡，一會我還回來。那都不行。他姑娘說，好不容易把妳盼來了，我爸恨不得天天念到妳。就這樣。

然後師父就跟我說，素雲，怎麼辦？妳說我這些小園子，他們也不會種。就是他那個寺院裡有空地，他都開闢成小園子了，這一塊，那一塊，就像咱們淨空老法師住那六和園，不也都是小園子嗎？都立個牌牌，這個是白菜，這個是菠菜，弄得非常規整。師父把那個地，那個壟都培好了，就告訴我，他們也不會種，也整不明白。我說師父，您老人家就別惦惦您這點地了，我說咱們現在惦惦惦惦西方極樂世界。師父說西方極樂世界我是要去的，這個地我是得



放下了，是不是，素雲？我說對，放下。誰願意種誰種，他願意種個啥種個啥，他種苞米長苞米，種黃豆得黃豆，這和咱們沒關係，我說師父，和您老人家都沒關係了。就老人家就這一個沒放下。

第二個沒放下，這個寺院是師父二十年的時間辛辛苦苦的建起來的，那真是一磚一瓦。咱們想現在寺院一看富麗堂皇的，那這二十年師父是怎麼做的？老人家很辛苦、很辛苦。所以這個寺院在師父的眼裡，就像他自己的一個孩子，從小，布包包裡一點點給他培養成人了。就是這種感情，捨不得這個寺院。我說師父，您老人家把寺院建起來，你就完成任務了，其他的事下面有人管。好在師父在頭幾年就選了一個新的住持，師父就退到二線來了，用世間法來說，退二線了，這個還真不錯。這是師父第二個放不下。第三個放不下，就是建寺院化緣還是怎麼的，反正欠了幾百萬塊錢。就這三件事。還有一件事，師父跟我說，素雲，還有一座地藏王菩薩的立像，就是那個底座已經打好了，已經開始建這個地藏王菩薩像了，不知道後來什麼原因說人家不讓建，又把已經建成的又扒掉了，沒有完全立起來，就扒掉了。師父總惦惦，要把地藏王菩薩的立像，因為他外面山上有一尊觀音菩薩像，他在那觀音菩薩像的那一側要立一個地藏王菩薩的像，結果沒立起來，可能是政策還是哪方面不允許，最後就沒辦成。

在我心裡，師父就這四件事是他老人家的牽掛。所以最後師父走的時候真是就遇到障礙，遇到障礙和這幾件事有關係，也和其他的遇緣有關係。如果不是這樣，覺悟師父往生肯定是比較高的品位的，因為老人家我太了解他了。儘管是這樣，因為師父有這個根基，他為眾生做的事情不可計量。所以最後老人家往生之後放下了，往生之後放下了，放下以後這品位也就快速的往上升，到第四十九天的時候就上品中生了。這是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我這兩天一直在跟大家說，我送那個小羅往生的事，為什麼？因為我就想用這個事來告訴大家，求往生，難也難，不難也不難，只要他一念一轉變，那個佛菩薩就立馬給他接到極樂世界去。小羅就是我們非常好的一個例子。在這我原來想跟不跟大家說，後來我想既然我來了，我就照本實發，我就說，信不信由你。這個小羅是五月二十一號那天往生的，五月二十四號那天我在家裡聽老法師講經的光碟，這個時候我就覺得好像心裡有點什麼事，我不知道什麼事。一會兒就好像是心裡出的字幕還是哪，反正我沒看到這個字幕，我也沒聽著什麼聲音，就一種心靈的感應，就這麼一大段話。你看這就是我當時記錄的原稿，就拿一張紙，這字都很劃拉的。因為她那個說的速度比我記的速度可能要快一點，所以我得緊著劃拉，但是好歹我記下來了，也沒有落字。我就原文給大家念。

「感恩劉姨送我回家，為了方便，我還稱呼您劉姨。我已到家，殊勝、殊勝、殊勝，我不知用什麼詞語來表達家的殊勝美好。劉姨，您說過我太幸運了，能夠在災害現前之前回到家裡，劉姨，您真的沒有騙我，您所說的一切一切都是真實的」。後面還有一句話保密，不能說，因為那是關於說我的，我都如實跟大家說，我不掖著藏著的，我不告訴你們就是不告訴你們。接著下面一段是，「災難很大很大，不容置疑，人心太不善了，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類自己害了自己，這叫自作自受，一切善良的人們是能夠平安度過這場災難的」。這是第二段。第三段，「劉姨，告訴您，我是下品上生往生極樂世界的，如果不是我的懷疑、搖擺，對生命的不捨，我不會是現在這個品位，這個我已經很滿足了，現在我在阿彌陀佛身邊一切都明瞭了，有大家的幫助，我的品位是會不斷上升的」。

第四段，「劉姨，請您轉告為我助念的所有同修，我感恩他們

，我衷心祝願他們早日回家，不管他們什麼時候回家，我都會去迎接他們，說到做到，絕不食言」。最後一段是，「告訴我的家人和親朋好友，同學、同事，我真的成佛了，讓他們好好念佛吧，將來在西方極樂世界大團圓，永不分離，多謝了，多謝了。告訴你們，我的法號是妙道菩薩」。最後落款，「妙道即日」，就是當天的意思。後面那個小日期是我後加上的，這個底下是我，我怕把這個忘了，是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四號，農曆是四月初四，是這天跟我溝通的。這個你們今天在座的就偏得了，否則這個我是不對外的，現在真的徹底對外了。

還有這個，這幾句話，這是五月二十四號那天小羅給她侄女的信息。她侄女也就三十歲左右，二十多歲，小女孩，這麼幾句話。那個孩子還真是挺有靈性，你說她睡著了，外面汽車跑她還能聽見聲；你說她沒睡著，她姑姑就來了，就跟她說這話，就算她醒過來，她還都記下來了，你說這個妙不妙？真妙。說「我今乘願至娑婆，度化眾生離苦海，功德圓滿歸淨土，九世恩親登極樂，聽經聞法踏蓮遊，同修功德報佛恩，願祝同修皆精進，金身法會極樂國」。

我為什麼說我們不能小瞧身邊的任何一個眾生，可能人家就是佛菩薩示現來的，咱們肉眼凡胎不認識。我讀第一句你們聽明白沒有？我今乘願至娑婆，誰呀？佛菩薩再來，是不是？她乘願來的，她不是凡夫。因此就這幾句話她是告訴大家，應該堅定信願，咱們一定要回西方極樂世界。最後一句告你，「金身法會極樂國」，我們現在在這裡開這個法會，我們穿的都是這個我們這樣的衣服，是不是？到極樂世界蓮池海會，我們都是金身，跟阿彌陀佛一樣。你說咱們要這個衣服，要咱們這個海青服，還是要那個金身？你對比對比，你別老捨不得，說我那還有貂皮大衣，那可就更糟了，是不是？不要貪戀這些東西。

我認識的一個年輕的也算同修，應該說人家說信佛，咱也說她信佛了，戴了一個狐狸皮的圍脖。我不知道那狐狸皮的圍脖它為什麼連那個腦袋、耳朵、尾巴全都帶著，就是那樣的圍脖。我見識少，我看著我都覺得，這東西怎麼能這麼圍著？要給我，我不敢，這我真是這樣。後來她跟我說，她說劉姨，我戴著這個圍脖，有時候牠這個小腦袋牠老跟我說話。我說跟妳說什麼？她說，牠就說，我叫妳帶我、我叫妳帶我！我說那妳還不吸取教訓？妳還敢帶著牠？人家都抗議了。妳看把人家的肉、五臟六腑給人挖出去了，整這個皮毛掛在妳脖子上，我說妳覺得挺美？這是一個例子。

還有我認識的一個人，他最大的喜好就是請客吃飯，別人請他，他請別人，幾乎是每天不請客、不被請的時候極少極少，就這一大特點。第二大特點，最喜歡吃蟒、吃蛇。結果我去見著他的時候，那是我第一次見他，他到車站去接我。我看到他滿臉全都是那紅，都蒼起來了。我因為過去不認識，不熟悉，我也不好往深了問，我說你這臉是怎麼的了？他說我這臉可能是過敏了。我說你吃什麼過敏？他說不知道吃什麼過敏。我說幾天了？他說三、四天了。我說你想想，三、四天前你吃什麼了？他說三、四天前我請客吃飯，殺了一條八斤的大蟒，那大蟒蛇八斤殺掉了，就請客吃飯了。他說吃完飯回家，全身都起來，他說我不單臉上有，我全身都起來了。我說這回你長點記性行不行？下把咱們請客吃飯，不吃這個行不行？他說，我可以請別人不買這個了，別人請我，上來不好意思不吃。我說你以後愈來愈重，你就不是說吃了我就起，我不吃我就不起，我說到最後你發展到，你吃不吃它都起，那你會非常痛苦的。

你看就是這樣，這些東西都很靈性，所以我一再說，我說像這個蛇、這個龜這些個大的畜生，咱先解決這個大的。你比如說狗，那怎麼能吃牠？那狗都是忠臣，你再窮牠都不捨棄你，你把牠吃肉

了。有時候我逗我家劉優祕，我說劉優祕，你上我家你太合適了，沒人吃你，我說你這兩個小胖腿，喝二兩酒那都用不了了。我就逗我老伴，我說老伴，把優祕這小腿割下來煮煮給你喝酒。我老伴說，那不行，劉優祕是我家庭成員，我怎麼能吃牠？你看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這些問題。

剛才我是舉了兩個例子了，舉了我的覺悟法師，舉了小羅，我再舉一個，舉我的四外甥女婿，四十多歲，四十九歲，是在小羅之前往生的。他原來是不信佛，人家是工廠的工人，後來自己又弄個小工廠，就幹這個，忙活著賺錢。後來接觸到我以後，就跟我姐姐說，那不是我姐姐的姑爺嗎？就跟我姐說，他說不知為什麼，我可盼著我老姨來了。我老姨來，我就捨不得讓我老姨走，我總想讓我老姨攔咱家住一宿，我好好跟我老姨嘮嘮。但是也可能就這個緣，到最後他走，我也沒在他家住過一宿，也沒仔細坐下來嘮嘮。

我當時我就想，這個孩子可能對我印象這麼好，是基於什麼？就是在二〇〇八年的時候，我外甥女和我這個外甥姑爺就要離婚，我是堅決反對。我給我外甥女談話談了一整夜，我說堅決不行，咱們家不能做這樣的事情。後來就把這個事給弄過去了，兩人就沒離婚。是不是這個孩子就非常感謝他這個老姨？碰見一個好老姨，要不我這個家就沒了。我當時是想這樣。後來他走了以後我才想，我倆有緣，是不是？他可能就是讓我跟他嘮嘮，引他進佛門。但是我真是沒有鄭重其事的跟他說，說亞茹，他叫唐亞茹，跟他說，亞茹，你看念佛好，你也念佛。我從來沒有說過一次。但是後來他就跟我姐說，說媽，妳和我老姨都信佛，我看妳們可好了，那我也信佛行不行？我姐說那當然好。所以你說他信沒信？他這話他說了。

這還有一個什麼？就是我來香港，師父給我，就是師父這麼大的那個小照片。我拿回去以後，我就給我外甥女一個，給亞茹一個

，但是我沒交到我外甥女手，我是交到亞茹手裡了。我說，亞茹，這師父的兩個照片，你一個，給小四一個。他說，好好。他當時就揣下來了。小四就在亞茹往生之前，根本就沒看見師父這個照片，他沒拿出來給他妻子，給小四。兩個他都自己帶著，這個證件裡夾一個，摺兜裡揣著，那個證件裡夾一個，摺兜裡揣著，都摺他的上衣兜裡揣著，這是他往生之後收拾他的東西才發現。然後小四跟我姐說，說媽，亞茹兜裡有兩張老法師的照片，這是怎麼回事？後來我姐說，她說我聽妳老姨叨咕，給妳一張，給亞茹一張。四兒說，亞茹沒跟我說過，他也沒給我。你看，他臨走的時候，他穿的那衣服兜裡就帶著師父的法相，是不是這個因緣，就這個緣成熟了。

他往生是怎麼往生的？早晨起來要上班，拿著褲子就坐在我姐那個屋椅子上，就穿上這個外褲，這不就走了，要上班了，就坐在那穿褲的時候，他就告訴我姐，媽，我有點難受。就說著難受的時候，我姐說，因為我姐身體不是太好，坐床上，她行動不方便，她說我看亞茹這手就好往裡佝僂，我姐說，你別著急，別著急，慢慢穿。這個時候，他還能打電話，他就給他弟弟打電話，讓他弟弟過來。他弟弟來的時候，他還能去把門給開開，如果他要不去開門，我姐不能下地，她開不了門。把門給他開開以後，他弟弟就抱著他，就給他送到我們哈醫大二院。到那以後，大夫說沒有治療價值了，腦出血。接著就往回拉，又拉到我們平房的二四二醫院，到那大夫也說沒有治療價值，所以就給他安排了一個病房，是一個人，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搶救室。好在他的緣分真好，沒有任何搶救。

後來我姐打電話，說小雲，亞茹可能是要走。我說姐，妳別著急，我馬上過去。後來我就過去了，當時他在醫院，沒有像人插這個管、那個管的，一切都沒有，連吊瓶都沒有。去了我就跟，因為他弟弟不信佛，我跟他也不熟，我這會我也得說話，我說，亞軍，

哥哥到這種情況，能不能聽老姨一句勸，到最後不要給哥哥做任何搶救，就讓他安安靜靜的走，你能不能做到？他說，老姨，我能做到。你看，我這幾句話就好使了，生效了。所以他是早晨七點半，咱們就說發病，晚上八點多鐘走的。我去了以後，因為周圍有他的親屬在，我又不能公開的、大聲的說，因為畢竟是在醫院。所以我是用站在他的床前，用心和他溝通的。我告訴他，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來接引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這樣，就一天的時候，我這個外甥女婿就往生了。

往生了以後，我姐就惦惦這孩子，問我，我說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後來我姐就說，小雲，不用妳知道，我知道了。我說妳怎麼知道的？她說亞茹回來了，那個笑，那個高興，跪地下就磕頭，媽媽、媽媽，謝謝妳，謝謝我老姨，是妳們讓我上西方極樂世界的。你看就這麼一個因緣，就這麼簡單，他就去了，他自己不回來報信，那我姐編不出來。頭兩天還嘀咕，這亞茹不知道上哪去了，問我，我說我不知道。後來我姐姐自己知道了，人家自己回來報信來了。為什麼他原來不信佛，後來遇到這個因緣他就成就了，這是其中應該說遇緣還是不錯的，是不是？

第二個原因，他有兩個圓滿。我跟我姐說，我說亞茹有兩個圓滿，一個圓滿是孝道圓滿了，孝道圓滿了，因為他很小父母就不在了。我姐姐是一條腿截肢，不能行動，我這個外甥女婿就把我姐接到他家去了。你想我姐還有兒子，還有另外的姑娘，這個女兒是老四，最小的。這一般來說，好像是做為父母都在兒子家，我姐很長一段時間是住在我那個外甥家。後來這亞茹就一定要把我姐姐接去，說媽媽，我把妳接去，讓我也盡盡孝。他說過去也不知道孝順父母，父母那麼早又都走了。所以就這樣把我姐接去了。孝敬到什麼程度？因為我外甥女她是倒班，有時候早班，有時候晚班，有時候

夜班，就他們三個。所以侍候我姐大小便、吃飯，都是我這外甥女婿的事，完全盡到了一個做兒子的應盡的孝道，特別不容易。有一次我去我趕上了，我先到他家的，跟我姐說話，他從外面，冬天，因為北方冷，凍得瑟瑟哈哈的，完了進屋了。進屋，我看他那個胸前鼓鼓的一個大包，我尋思這孩子這裡面什麼東西？完了他就掏掏掏，掏出什麼？兩個烤地瓜，還冒熱氣。告訴我姐，說媽，我知道妳愛吃烤地瓜，妳看這兩個地瓜還冒熱氣，妳趁熱吃，給我老姨一個，妳一個。就這樣事的，你想這是小事情，但是他的心比這個地瓜要金貴得多，是不是這樣？

上面簡單的舉這幾個實例，這個都是最近三個月的事情，都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這幾件事反對我本人教育很大，我就有時候我就想，看著別人往生，就想想我自己。人家現在往生是這麼瀟灑、這麼自在，我往生的時候能這樣嗎？我真是這樣想過。別人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所以我們每個人真是都琢磨琢磨，是不是？每當你送往生的時候，你看到別人往生，你想不想，下面就輪到我了？你是害怕、驚慌、失措，還是心地坦然，我時刻在等待這一天，我要回家了。真是對每個人都是一個考驗。所以說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這個功夫絕對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有經過平時的磨練。

至於平時怎麼練？以我這三年的時間，有很多就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切身感受，跟大家說一說。從我自己來說，我覺得最難放下的，我排第一號，是親情。那個名利、五欲六塵，真是名聞利養，這些個東西，我好像對我來說放很容易，因為我從小對這個不感興趣。你說最大的兩件事，世人都非常感興趣這兩件事，我最不感興趣。一是對錢，我從小對錢不感興趣，我也不認識錢，我也不識數，到現在我工資多少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大約一個大數，確切的我說不出來。因為這麼多年，從二〇〇三年到現在，我的工資、工



資折都歸我兒子、兒媳婦管理。我到現在沒看見我工資折啥樣，怎麼取、怎麼存我全不會，那拿到他們那去了，我就省心了，我啥活沒有。所以就是這樣的，我對錢不感興趣。

第二，我對當官不感興趣。你說我說這兩個，一個錢、一個官，是不是世人最喜歡要的？恰恰是我不喜歡的，我當了幾年小官，最後我拼命的我把官辭掉了。你說人家都說，妳真是另類，妳逆社會潮流而動，這是我的老同事，幾個老處長，最後黑我。因為我辭官他們不知道，我四個月磨磨磨、泡泡泡，把我們領導磨得沒辦法。最後討價還價，我把我的官辭掉，我的工作不變，我還幹這個活，那個官讓別人當，這個活由我來幹，你說有這麼傻氣的嗎？

就公布那天，誰事先都不知道，公布那天當時我們二十四個處室，二十四個處室就二十四個正處長，那天還一些副處長也參加了，一個會議室都坐滿了，大家都不知道今天的會議是什麼內容。我知道，我們領導知道，今天就要公布免職，我就下台了，就這個內容。我挺坦然坐那。有的人互相問，問我，素雲，今天會啥內容？我說我知道，現在暫時保密不告訴你。就這麼的。這領導都來了，就座了，就開始開會了，說今天會議很簡單，就宣布一件事情，免除劉素雲同志監察室主任職務。這個時候整個我們那個會場鴉雀無聲，三十多人的眼睛唰一下都來對我，都瞅著我，也是這樣一個長形的這一個桌，大家圍著這一圈，領導站這一頭，我坐在那面，這面這不都有人嗎？馬上這眼光都集中在我，我耷拉眼皮我也不抬。我尋思你抬你就是問我為什麼，那他們的眼神就是問我為什麼，我不抬眼皮，我不瞅你們，你們願咋看咋看。這不就宣布完了嗎？然後宣布誰誰誰接替劉素雲的工作，擔任監察室主任。結果開會開完了，沒有十五分鐘，這很簡單，這宣布完了就完了，這就散會了。

散會我就往外走，我們幾個老處長幾步就搶到那門口去，站著

堵著我去了，拽著我胳膊，慢點、慢點、慢點。就讓我慢點，往後拽我，不讓我出門。那我就站在牆邊，等著，等大家都退出去以後，這幾個人就在那屋，就地審問，什麼原因？怎麼回事？我說沒怎麼回事。妳犯什麼錯誤了？我說沒犯什麼錯誤，自我感覺良好。我就這樣說了，自我感覺良好。他們說那為什麼要免去妳的職務？我說是我自己辭掉的，我給黨組打報告了。妳是瘋了妳還是傻了？這幾個老處長平時對我都特別好，他們都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左右出生的，比我都大個幾歲，特別關心我。因為他們對我來說都像老大哥似的，這樣一頓把我說，妳一定要給我們交代清楚，究竟什麼原因免職的？後來我說，就是我打的一個報告，我要求免除我這個職務，有人來替我當官，然後我來幹這個活，就這麼簡單。給那幾個老處長氣的說，妳簡直發了昏了，妳腦袋進水了。我說進水就進水。現在我就想，那時候我腦袋沒進水，那時候我就開智慧了，是不是這樣的？

上午的時間到了，就到這，下半節課再接著跟大家說。